

现代国际关系论丛

——“9·11”事件研究专辑

(第二辑)

国家安全部政治部编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国际关系论丛——“9·11”事件研究专辑 (第二辑) / 《论丛》编辑委员会.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3

ISBN 7-80009-752-8

I. 现… II. 现… III. ①国际关系—文集②恐怖主义—政治事件—美国—影响—国际关系 IV. 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9127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92 千字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 元

序

陆忠伟

新世纪之初，国际战略环境空前复杂、局势剧烈震荡、风云变幻、“恐情”严峻，对各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犯罪升级也为大国联手反恐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各大力量风云际会，“五龙治水”、“利益联姻”，安全战略因“恐”调整，外交政策“以恐划线”；举“反恐大旗”、走合作之路、谋共同利益、求自身安全；大国关系因之重新洗牌、全球战略场上出现新一轮角逐。

“9·11”事件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分水岭的作用，有划时代的影响。关于“9·11”事件之后的时代背景，有不少说法，一是世界正由“后冷战时代”向“后后冷战时代”过渡；二是当前正处在“亚冷战时代”；三是进入了“反恐战争时代”。总之，一年多来，世界乱象环生，乱中生变，事关国际新秩序的深层调整与重组已拉开帷幕，利我因素在增多，但挑战仍不容低估。

“9·11”事件的“冲击波”、“放射尘”尚未落定，巴厘岛惊天大爆炸、也门湾攻击法油轮、肯尼亚飞弹射空

客、莫斯科剧场大绑票，新一轮恐怖浪潮显示出恐怖活动的残忍，“要更多的人死，让更多的人看”，可见恐怖猖獗、反人性一面相形突出；反恐战线不断拉长，维稳、维和任重道远。

“恐怖同盟”不分国界、没有固定基地、没有领土和标志，凭借全球化条件四处出击；攻击矛头从军事基地、使领馆、政府部门等军警把守严密的“硬目标”，转向无“门”可守、无“安”可保的“软目标”（公共场所、民生部门等）；“信息战”、“生物战”有可能成为新一轮恐怖袭击的手段。恐怖与反恐的互动，致使局部性战争、动荡、紧张此起彼伏。“动之致易，安之致难”。

透过表象看时局，似乎一切都从“9·11”事件开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发生了变化；主要大国安全战略发生了变化；大国应对“威胁”的基本手段发生了变化；国际关系的阶段性矛盾发生了变化；各大力量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地缘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战略大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系列变化正应了唐代诗人柳中庸的一句诗：“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

俗话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风生水起、万千变化中，属源头性质的因素在于美国把反恐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其国家安全与战略思维进行了调整。美国是在综合国力呈“高峰型”的状态下直面“非对称”威胁与发动反恐战争的。因而，其“一言堂”、“先下手”的强悍作风加剧，谋求“绝对安全”、

“绝对优势”的念头形成。可以说，这是军事“一极”态势之下必然的“生理反应”。从2002年发表的美国国情咨文、核态势评估报告、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及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本战略等文件看，其国家安全战略在如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

1. 以对手的威胁能力而不是以威胁为标准，来调整安全战略和防范范围。即，不是看“威胁”之“蛋”有多大，而是看“鸡”之产“蛋”能力有多大；2. 打击目的从惩罚性威慑转向歼灭性威慑。即，变“杀鸡儆猴”为磨刀杀猴；3. 调整传统的核战略力量，使之从以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所构成的“三合一”战略力量，转向兼具实战（核武器小型化与常规军事力量）、防守（本土导弹防御系统）及科研产业能力的军事力量结构。换言之，欲将侧重于“相互确保摧毁”的“屠龙之剑”转为全攻全守的“解牛之刀”。

此外，在军事上投棋布子，集结大军、整兵习武，向战略要冲集结，把主要军事资源投入中东、中亚、南亚等弧形地带，以加强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优势。不能否认，“反恐战场”与美长期觊觎的战略要地“重叠”。在外交上重新整合大国关系，以“反恐”、“打伊”划线，把遏制潜在大国任务后置，以集中精力打赢反恐战争；同时欲抓住“反恐”良机，为长远的大战略服务。

在阿富汗剿“恐”的初战获胜，进一步坚定了美动

用军事力量的意愿。伊拉克继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后，被美国列为反恐战争第二回合的打击对象。美伊关系因之成为全球关注之焦点、变局之触媒、大国关系之石蕊试纸。美伊是老对手遇到了新问题。这对关系跨越了三个时代，即“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亚冷战时代”；贯通三场战争，即“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反恐战争”；涉及三个联盟，即两伊战争中美伊的“临时同盟”——老布什纠合 29 国结盟打伊——小布什领导的反恐联盟。

美国已经逐渐地、不事声张地开始建立反伊军事联盟：除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坚定盟国外，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葡萄牙等北约盟国；科威特、卡塔尔等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同意对打伊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打伊”能导致反恐战事的结局吗？军事上的胜利未必能够达到最初目的。美国如果真的以武力推翻伊拉克政权，那么，随之而来的遗留问题及一系列后续行动，才是重头戏。如，“后”伊拉克“谁来治？”“怎么治？”与美国结下不解梁子的极端宗教势力会否发动“不对称战争”？美国怎样排定新的“海湾秩序、中东秩序、世界能源秩序”？可见，这一连串问号在警示世人，天下仍不太平，对战略走势的讨论方兴未艾。

本书是《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二辑，编辑此书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观察与把握“9·11”事件后一年来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代大背景，加深对我国所处外部

序

安全环境的了解。它既是一本案头书，可供读者登高望远，从历史纵深观看世局；又是一本床头书，可供读者夜不能寐时翻一翻，用上半小时，了解全世界。

2002 年 12 月 于京西万寿山庄

前 言

2001年9月11日，经过处心积虑的策划，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和美国国防部总部所在地华盛顿五角大楼发动了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全世界为之震惊。

2001年9月25日，也即“9·11”事件后仅两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就邀请首都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十余人举办了座谈会，并在该刊2001年第10期以《“9·11”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此后，该刊的专家论坛又分别以《“9·11”事件后的大国关系》、《时代特征问题》为主题，召集过两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纪要也先后在该刊上发表。此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现代国际关系》还陆续发表了从各个角度研究“9·11”事件的论文数十篇。本书除辑录这三次研讨会纪要外，还收录了有关“9·11”事件的研究论文、热点对谈20篇。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国内对“9·11”事件以后国际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9·11”事件对美国的影响

国际问题专家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以突如其来的方式、空前惨烈的杀伤后果和对所有伦理道德的肆意践踏，使美国

公众遭受了几乎是史无前例且异常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他们甚至认为，60年前的珍珠港袭击也未能造成这么大的心理震动和随之引发的强烈愤怒。美国对此次事件的定义——“战争行动”最概括、最强烈地表现了这一点。

对于美国而言，“9·11”事件的后续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如果美国的内部性质确实因“9·11”事件而发生深刻的改变，那么美国的对外行为也会相应出现重大变化。因此，21世纪人类将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美国，是一个更难预测的美国。其他国家必须调整与美国打交道的方式。鉴于美国的超强地位，美国内部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将意味着世界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9·11”事件是有国际意义的。

美国的变化 美国历来自诩绝对富有、绝对强大、绝对安全。“9·11”事件虽然在“绝对安全”信念方面冲开了一个缺口，使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这在客观上给大国间关系的调整带来一次机会。但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在反恐斗争中，仍然将其他大国作为陪衬，以显示自己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作用和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美国仍然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迄今为止，美国的对外行为基本上尚未偏离传统的路线，但是，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很可能发生改变，从而使世界面对一个新的、更加敏感的美国，使世界局势更具有不确定性。由于“9·11”事件打破了美国人的内部安全感，因此，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到，“9·11”之后美国表现出“痛定思痛”不足，“痛而逞威”（逞威、逞能）有余。由此而带来的一些消极变化已经出现：一是“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提到，可能对恐怖分子动用战术核武器和美国可能解除暗杀外国领导人的禁令。二是同年9月16日国务卿鲍威尔表示，今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反恐怖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状况，从

而提出了以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确定敌友关系的“鲍威尔主义”，在争取国际合作方面态度强硬。三是鲍威尔还表示，美国将在一切地方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活动。这一态度及后来布什等人的同类讲话精神，与现存的许多国际规则是有矛盾的。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对联合国采取蔑视态度，强调是美国组织了国际联合，领导反恐怖主义斗争。美国甚至想撇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地发挥所谓“领导作用”。

不过，为了争取得到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尽可能多的国家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美国在一些做法上也有所变通。如：美国默认了联合国取消对苏丹的制裁；“9·11”以后，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在内的美国政要访问了中东的一些国家；为了取得联合国的支持，美国决定全部支付拖欠的联合国会费；美国促日本首相小泉访华，而小泉在访华时，参观了卢沟桥抗日纪念馆并向中国遇难者献花圈，以争取中国对反恐斗争的支持；过去，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积怨甚多，而在“9·11”事件后不久，鲍威尔就屡次与阿拉法特和沙龙通电话，促阿以重开和谈，布什也代表美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立国。

美国的战争观和美国的国家战略的变化 “9·11”事件对美国的战争观和美国的国家战略也产生了影响。

“9·11”事件使美国的战争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美军可以大量杀伤对方，而自己却伤亡极少甚至可以追求“零死亡”。可是，“9·11”事件使美国面临一场“不对称战争”，即战争的一方是一个国家，而另一方则可能是一些人、一个或一些组织；战争中使用的手段、方法，遵循的规则都是完全不对称的。在“9·11”事件中，恐怖分子的袭击手法超出了常人的思维，他们使用的作案工具十分简单，在整个劫机过程中，只使用了民航安全许可的小刀、罐头起

子；袭击的方式也非常独特，恐怖分子把威力相当于2万吨炸药的装满航空汽油的民航客机当作武器；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广泛，他们将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目标作为对象；带来的危害也是史无前例的，造成了恐怖事件中创记录的死亡人数和空前的财产损失。因此，美国的战争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肯定将会在今后加紧研究并提出一套对付不对称战争的办法。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都未威胁到美国本土，从历史上看，美国并没有把防卫本土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而“9·11”恐怖袭击结束了美国本土自1812年以来未再遭外敌侵袭的历史，使美国人第一次感到，美国本土，甚至“心脏”也是容易受到攻击的。在前不久出台的防务报告中，本土防卫首次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

“9·11”后美国的国际战略重点 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重点是否会东移，这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在“9·11”事件发生前，布什政府表现出一种在战略上更加关注亚太地区的动向。显而易见，相对于过去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战略，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中，明显地加大了亚洲的分量。美国新时期的全球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确实处在变动和调整之中。然而“9·11”事件的发生，对正在调整中的美国全球战略又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凸显了南北矛盾，并使与南北矛盾相关的国际社会与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的矛盾骤然变为最突出的矛盾，从而改变了美国对主要威胁来自何方的判断；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把主要注意力聚集在阿富汗和中部亚洲地区，这是美国战略欲行东向的一次向西修正，而在阿富汗得手以后，美国极有可能再度打击伊拉克，美国的力量将进一步向西转移，这两次向西的战略调整虽然不会改变美国整体关注欧亚大陆的战略指向，但是却大大延缓了美国战略重点东向的步伐；中国、俄罗斯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增加了战略共同点和战略共同利益，冲突和对抗

的一面会暂时得到缓解，这也将影响美国对全球战略重点作出一定程度的重新调整。

“9·11”事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恐当先，二是借机扩张。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每面临一次重大危机后，它的扩张反弹便更进一步，它是迄今为止惟一没有在力量扩张方面衰退和收缩的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过海湾战争控制中东，通过科索沃战争控制东部欧洲，“9·11”事件后通过阿富汗战争控制中亚。而且每打一次仗，美国的联盟就扩大一次，美国的组织规模就膨胀一次：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盟友是西方联盟加部分阿拉伯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的盟友是北约全体加整个欧洲；而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几乎动员了全世界。可见，治理全球恐怖主义为美国提供了在世界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理由和便利。“9·11”事件虽然给美国造成了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也给美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心理震撼，但是它却给美国借机整合世界，加强在欧亚大棋盘中部署地缘政治地位，主导建立单极霸权体系提供了千载一时的特殊机遇。可以认为，它从根本上改善了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态势。根据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一贯做法以及美国目前对阿军事行动的某些做法，美国对中亚显然是有长期地缘战略考虑的。打垮塔利班之后，美国极有可能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总之，反恐为美国提供了控制中亚、西亚、南亚的巨大战略机遇，不论对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成功与否，美国都将争取进一步加强在欧亚大陆这一中央“破碎带”的存在，东连亚太，西接欧洲、巴尔干，在欧亚大陆南翼边缘地带构筑一条西起英伦，中经地中海、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东达亚太的完整战线，实现从边缘地带围困、控制、冲击欧亚腹地的地缘战略梦。从大战略观点看，太平洋、印度洋、中亚、南亚、西亚、东亚同属于一个大的地缘

战略板块，美国加强在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与加强在东亚的地缘战略地位相辅相成，不会因为反恐战争而改变它冷战后形成的欧亚地缘战略。

“9·11”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变化 不管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否能够遏止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9·11”事件很可能像海湾战争一样，会长久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而美国为此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将会对大国关系、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不小的冲击，其优势地位将进一步强化。“9·11”事件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美国的“软”实力，即它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在加强和扩张，它以国际恐怖主义最大受害者的形象争取同情，以反恐主力的姿态争取支持，以反恐联盟领袖自居争取拥戴；美国解决了国内在对外政策上凝聚力不足的问题，“9·11”事件后，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助力量，表现出少见的自信，他们空前一致地支持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在海外使用武力，支持政府反击恐怖袭击，彻底打赢反恐战争；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种“普遍配合”的状态。

尽管如此，由于 20 世纪国际关系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国际规则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公理和理性的作用随之上升，强权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如果美国对规则的依赖下降，那么将带来国际关系的根本变化。

二、“9·11”事件对国际社会的冲击

“9·11”事件为什么会对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产生巨大影响 就“9·11”事件的恐怖效果而言，它对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已有所显露。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它可能会对未来

国际社会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和战略格局的变化调整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国际社会思潮的冲击，可能比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国际问题专家认为：首先，“9·11”事件将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考虑公民权利中自由与安全的平衡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出于安全和反恐怖主义的考虑，加强了执法机构的权力，对公民的某些自由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其次，“9·11”事件将使“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与反“全球化”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再次，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反恐不是针对伊斯兰文明的，基辛格也建议美国及其盟国，不要把反恐怖政策“表现成是西方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一场冲突”；亨廷顿本人也出面解释说，“9·11”事件不是“文明的冲突”。但是，西方还是有人企图假反对恐怖主义之名，行“拓展西方文明”之实，将反恐怖主义与伊斯兰世界对立起来。这恰恰是国际恐怖主义求之不得的。这种观点虽然很难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但却是十分危险的，其消极影响不能低估。

有专家认为，“9·11”事件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9·11”事件凸显了民族、宗教、南北关系等一系列深层次的带全球性的敏感问题；“9·11”恐怖袭击作为一种暴力形态，随之而来的是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界社会思潮、世界发展模式、世界格局；“9·11”事件的手法、规模、破坏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它的社会冲击力，也已超越遭受恐怖袭击的美国，波及面覆盖全球。

“9·11”事件对世界秩序的冲击 “9·11”事件对世界秩序造成的冲击是影响今后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观念方面：一是过去人们比较习惯从传统的思维出发，以国家为单位、以国家关系为中心来思考国际政治中的各种现象。而“9·11”事件告诉人们：必须承认，跨国力量、跨国因素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估计。在当今的国际社会

中,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了安全议题中的首要原则,谁打击恐怖主义最坚决、最愿意付出代价、最有能力,谁的政治影响力就会扩大,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二是由于恐怖主义是跨国的非政府威胁,国际反恐行动对传统的主权观念也可能形成较大的冲击。“9·11”事件后,大国,尤其是美国,在对待国际事务的观念方面有所调整。例如,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思考中占据了更加突出的位置。“9·11”事件告诉人们,对美国最具威胁的并不一定是大国,威胁方也不一定遵循传统的方式和大国熟知的游戏规则。再如,大国协调与合作意识加强。“9·11”告诉人们,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单靠自己一个国家是无法把握自身安全的。在美国国内,虽然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但呼吁人们考虑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和跨国性,认真对待多边合作,主张多边主义的声音多了起来。此外,还有国际制度框架中治理意识的加强。历史上的霸权国主要是以军事实力来制衡大国之间的权力之争的,“9·11”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大国无论其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无法单独对付国际上出现的复杂问题,更谈不上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时,要减轻硬权力制衡的比重,加大以国际制度等软权力治理的比重。

国际关系在全球层次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9·11”后的国际关系,在全球层次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无论是世界格局、大国力量对比及其相互组合,还是全球性基本问题、国际秩序中的深层矛盾,故态依然。在地区层次上局部有变化,美国的反恐动作牵动了相关地区的形势波动与力量重组,变化基本上有利于“一超”。从战略态势看,北约首次启用《华盛顿条约》第五款,日本国会仅用了20天就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扩大了在海外的军事活动范围。这一切,客观上都使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得到加强。不过,“9·11”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仍然可以说是良

性的，而且蕴涵着进一步改善的机遇。由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需求上升，尤其是需要得到各大国的长期、稳定的支持与合作，因此，美国的单边主义有所收敛。

三、“9·11”事件后国与国 之间关系的变化

“9·11”事件后遽然突起的国际社会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的矛盾，使美国突然发现，能对它的安全造成根本威胁的并不是最近以来寻找和认定的一些所谓大国“竞争对手”，而是它虽然注意到了，但是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恐怖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而且这种威胁将是长期的和全面的，反恐怖主义被提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首位。此外，由于“9·11”事件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冲突，使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斗争，成为未来大国关系的重大主题。于是，“9·11”事件后引起了一系列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

美国与俄罗斯 由于“9·11”事件发生之初，形势扑朔迷离，人们对若干问题的估计难免过头。如，认为：美国由于在“9·11”中经受严重创伤，可能从此走向衰落；俄罗斯调整对美政策的实质是“普京倒向美国怀抱，普京的路线政策融入西方”；中美关系将得到改善，两国关系从此发生根本转折，等等。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在分析“9·11”后的俄美关系时，有专家认为，俄罗斯在“9·11”事件后对美国支持之坚决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最重要的表现在俄罗斯在观念上的趋同。可以说“9·11”后，俄美关系的改善最为突出，对国际格局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变

化。但是由于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和俄罗斯长期在西方文明中处于边缘位置，俄美两国要想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难度却比以前加大了。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9·11”后，普京的外交政策并未明显“西倾”。因为，普京将恢复国内经济作为全部工作的核心。2001年俄美双方在北约东扩、反导条约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此外美骗拘鲍罗金、大量驱逐俄外交官使俄美关系难以改善。而“9·11”事件只是为普京调整对美关系提供了良机而已。普京在“9·11”事件后十天内提出了包括提供情报、开放领空、参加搜救、与中亚协调立场和向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帮助等五条建议。这被不少人视为讨好美国。实际上，这是俄在不能阻止中亚与美贴近的情况下，送给美国的一个顺水人情，同时还达到了假手美国，剪除阿富汗塔利班的目的，为解决车臣问题扫清外围障碍。此外，俄罗斯容忍美军进驻中亚，并不意味着心甘情愿地将中亚拱手相让，相反，它正采取种种措施，努力维护它在中亚的传统影响，以长期保证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存在。2002年1月，俄罗斯已与阿塞拜疆签署了包括租借阿塞拜疆雷达站十年合同在内的七项文件，并已经表示，愿意以低价向阿塞拜疆等高加索国家提供武器。可是紧随其后，2002年2月底以来，美军在完成了对中亚的部署后，又将其军事存在扩大到高加索，对此俄罗斯反响强烈，表示该地区涉及俄罗斯的“切身利益”，俄罗斯不会袖手旁观。此外，俄罗斯坚决反对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邪恶轴心”说，坚决反对将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等三国纳入北约。俄罗斯还为中亚可能出现的新一轮能源争夺战抢先手。如：2002年1月与土库曼斯坦达成协议，俄每年从土库曼斯坦购进天然气500亿立方米；3月1日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同意建立“天然气同盟”，组成所谓“中亚欧佩克”；2月26日“欧亚经济共同体”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哈